

“膝盖突然长了一个包,我就不治了,花钱是个黑洞,你们都还有自己的日子。”

挂掉电话,琢磨父亲的这句话,心底便慢慢地渗出一种疼痛。他的内心是矛盾的、尴尬的,想治疗而自己没有钱,也不能明确让哪个儿女花钱,且又舍不得让儿女们给他花钱。当然,父亲的话对我也是一种试探。

在汉江边上那个生存条件落后的山沟里,他与母亲依靠种地养大了四个儿女。他们都像鸟儿一样先后飞出了山沟,他如今没有积蓄,也失去了劳动挣钱的能力,面对自己的困难,却不敢向孩子大胆提出要求。他说自己生病了,以为是很重的病,到了说不行的地步。他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才打来电话的,可我明显感受到他的话语里缺少了底气。

为了方便尽孝,我曾多次提出接他们进城一起居住,他们都因“住不习惯,还给你们添麻烦”等理由而婉拒。也与他们多次说过,平常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闲聊,若是身体不舒服了需要看病,就更应该直接告诉我们。而他们的观点始终是一致的:不打电话说明家里平安无事,遇到头疼脑热一般的小事用不着打电话, 将就几天就过去了;你们成天都在奔日子,忙得不消停,大人给你们帮不了什么忙,无事打电话还添乱。他们也不愿意在电话里说那些轻嘴淡舌的话,觉得没啥意思。以至于,他们给我妻子留下了一个刻板印象——对儿女子孙似乎一直冷冰冰的,一旦打电话来就是有事。我懂父母,农民要的是实在,不喜欢

土地上的父母

○ 杨志勇

花言巧语,而我却在妻子儿女面前笨嘴拙舌,解释不清父亲的深情。

听说父亲生病了,兄弟和妹妹都及时回去看望。小弟第一时间给买了止痛膏贴,并让吃了消炎药,肿痛逐渐消失。细问才找到原由,他之前到柴胡地里拔草,活路赶得紧,一连干了好几天,开始是弯腰拔草,累了也舍不得歇息,随后便蹲下身子拔草,然后是单膝跪地拔草,膝盖杵在地上,时间久了导致的肿痛。

一场虚惊过后,大家都嘟囔他,不让干非要干,一天干那点活儿的价值,连儿子的一包烟钱都换不来。父母不愿意享清福有他们的道理,儿女们都有自己的日子,各自的负担都重,他们干一点儿就有一点儿,给后人也能省一点儿,再则人老了,每天还得有点事干,不能坐吃等死呀!好像只有在土地上耕耘,他们才能获得快乐、获得希望。我理解,并一直支持父母继续种地,认为土地不仅是他们的命根子,而且是他们唯一可以作为的战场,是展现自己的舞台,离不开、割不断。

父母在儿女都成家了后,好像越来越能干。多年来,在母亲的操持下,无论天晴下雨,他们几乎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。过去力气好的时候,把所有的土地都种得到边到沿的,种了承包地、自留地,还要开垦“五边地”,坚信“土能生金”。随着体力慢

慢减弱,他们才不断舍弃了边远的土地而退耕还林,逐渐缩小种粮面积,并改种了林果药材和油菜。我经常告诉他们,种了一辈子地,养大了四个儿女,盖了自己的房子,已足够了不起,如今,把自己的身体搞好,管好自己的生活,就是给儿女子孙们帮了大忙,不仅不添乱,而且还是很大的贡献。

眼看父母的年龄一天天逼近八旬,我们兄弟频繁劝说,侍弄点菜园子,把每日三餐调剂好,每天有点事干就可以了。可他们依然如故,说是土地不能闲着,不管种啥还得种点, 娃们回去给他们买这买那,走的时候不能空着手,哪怕是从老家带一把葱一把菜,离开家了也有个念想。

最近几年,母亲到县城帮小儿子带孩子后,父亲便一个人留守在老家,本来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即可,可是在母亲遥控指挥乃至抽空回家督促下,父亲还是一日都不得闲,心里依然想的是“不给儿女添加负担”。我只好随他们去,想干啥就干啥,想咋干就咋干。

那天,我到安康城里办完私事,决定顺便回老家看望一下父亲, 尽管我知道他的小病已痊愈,回去见个面,说说话也挺好。那天下午,父亲坚持要炒几个小菜,因为很快就要离开,我便阻止了。他拿出家里珍藏的最好的酒,就着两盘开袋即食的菜,招待随我回家一起看望他的亲友。聊天中,父亲带着惭愧的心情对我说,一辈子也没有攒下几个钱,也没有啥家当给你们分的。然后,他似安慰自己,又似自嘲:“我的料(棺材)是现成的。活着就吃好喝好, 能干一天是一天,哪天死了,谁还能当红苕蒸着吃了。”

写照,巍峨稳重、沉静包容,历经岁月沧桑、风雨洗礼,依旧坚守本心,刚毅坚韧,教会人坚守与笃定、包容与沉稳。水是智者的化身,灵动通透、柔韧变通,遇方则方,遇圆则圆,遇阻则绕,逢高则落,教会人柔韧与通透、奋进与变通。一山一水、一静一动,藏尽人生真谛。山教我们立身,以沉稳坚守本心,以刚毅抵御风雨;水教我们处世,以柔韧应对百态,以通透接纳得失。

“顺境登山,逆境临水”,就像朋友解释的:人在顺利的时候多到山里走走,这样境界就大了,人在不顺的时候多到水边走走,看看水流,既能流走心中的晦气,也能让人释怀。

隔天起了个大早,去家附近的菜市场。中伏的晨光还没变成热浪,商贩的吆喝声裹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扑面而来,连日盘踞在心头的数字,忽然就淡了。

我在一个摊位前蹲下,卖菜的阿姨正往竹筐里码西红柿,红彤彤的,蒂上还挂着露水。我挑了一把嫩青菜,又拣了几样时令鲜蔬。阿姨帮我装袋,顺手塞了一根葱:“拿回去炆锅,香。”

薄薄的塑料袋被食材一点点填满,提在手里沉甸甸的,袋子勒得手指有些发红,心里却生出从未有过的踏实。回家的路上,太阳已经升起来了,街上的人渐渐多了。我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, 那里面的红绿依旧没变,可手心里的这根葱是湿润的,鼻子里的羊汤余味是暖的。

原来所谓微光,未必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转机,它可能只是一碗慢下来的汤,一根没开口要的葱,或者是某个清晨,你终于舍得放下手机,看清了天光。

长安何以消烦暑

○ 郭依诺

欲滴。溪洞纵横,水流击打在长满苍苔的卵石上, 溅起碎玉般的凉意。古诗云:“大隐隐于市,小隐隐于野。”长安的文人雅士,自古便有“入山避暑”的传统。王维在辋川的竹林里弹琴复长啸,看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;而今日的寻幽者,亦能顺着蜿蜒的古道,步入那片蔽日遮天的橡木与白皮松林。山中气候无常,往往午后便有一阵急雨沛然而下,雨打万木,声如裂帛。雨后,云雾从谷底升腾而起,将整座山峦缭绕成海上仙山。置身其间,不知今夕何夕,烦暑之念,早已随着那氤氲的云气化为乌有。

然而,对于真正的长安土著而言,最抚凡人心的消暑之法,莫过于市井街巷里的那一口吃食。那是从肠胃深处升腾起的清凉,带着烟火气,踏实而霸道。

龙首文苑

手山起 周

2026年7月31日 星期五 主编:赵命可

责编:秋川 美编:庞红梅 校对:梅莹 金苗

文化艺术网 / 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A05

文化藝術報

灰灰菜

○ 高亚平

春天一过,接着就是夏天了。这个季节,田野里、沟渠边,又会生长出一种野菜——灰灰菜。它为乡人所爱,亦为城里人所爱。灰灰菜为一年生植物,其叶黄绿色,间有紫红色者,呈菱形,边缘为锯齿状。枝干初为绿色,老则变为紫红色,甚好看。灰灰菜在我国分布很广,除海南、两广外,绝大多数省份都可见到它的身影。

灰灰菜多生长在低洼、荒僻之地,初生时,嫩叶可食。乡人采其嫩叶,洗涤干净,或焯或炒,皆为下饭妙物。小时候,我没少吃这种菜。记忆里,每年夏季,我和弟妹们把灰灰菜采回家后,母亲总是将其择洗干净,焯熟后凉拌了吃。而吃法呢,也多是卷煎饼。我很少见母亲将灰灰菜清炒了吃。灰灰菜也不是不能清炒,但清炒了吃,似乎有一点淡淡的土腥味,没有焯熟后凉拌了吃清爽。野菜很怪,很多野菜似乎都有这个特点。譬如马苋菜,焯熟后调上油泼辣椒,调上葱姜蒜醋盐,再滴上香油,凉拌了吃,吃起来微酸,滑溜可口,有一种说不出的清香,但炒食之则无清香。人汉菜(学名苋菜)也一样。和马苋菜不同的是,人汉菜凉拌了吃,吃起来有些粗涩的感觉。

灰灰菜品种很多,其中有一种叶心紫红者,古人称之为藜。在古代的文献典籍中,藜藿往往连用,多指粗粝的食物。起初,我不知道藜是一种什么样的野菜,后来一查字典,明白了,原来就是我们常吃过的灰灰菜呀!古人硬是给它起了一个很诗意的名字。藜长着长着就长老了,它浑身紫红,结出了紫黑色的籽实,其籽实可食,干可为杖。籽实是否可吃我不知道,反正我是从未吃过的。至于干可做拐杖,古书中有记载,如清人袁枚就曾写过《藜杖铭》,其文曰:藜瘦如竹,竹坚如玉,老人得之添一足。此足可

以为证。然而,我还是满心疑惑,藜之干那么细,看起来又那么脆,它真的能做拐杖吗?直到有一年的秋天,我去了桐花沟,才消除了这一疑问。

是前年的秋天吧,我和单位同事去桐花沟扶贫。桐花沟在陕西蓝田县秦岭的北麓,属浅山地带。此沟因过去多桐树,每年初夏花开时节,满沟满岭皆为紫白色泡桐花

而得名。但我们去时,沟岭上已少见桐树,取而代之的是柿树和野芦苇。进入桐花沟,放眼望去,沟岭上都是一片一片的柿树林,枝头挂满了通红的柿子,秋阳下,煞是好看。而沟坡边,野芦苇也是一片一片的,秋风一吹,在阳光下泛出银白色的光,让人目眩神迷。村主任把我们一行安排在一户陈姓人家住下。这家的男主人是一位山村教师,在沿山一带教了一辈子书,如今,退休了,才回到故乡来安度晚年。陈老师是个讲究人,两层楼房内外收拾得干干净净,让人看了觉得舒心。我们安然住下后,走村串户,帮村民收秋、摊场、收场、掰包谷、割豆子,和房东同吃同住同劳动,相处得很融洽。中午休息时间,我们还到村庄周围走走,一来瞧瞧风景,二来可以散散心。我就是在散步的时候,在房东隔壁人家的后园中,发现那棵灰灰菜的。天哪,它竟然长到三米多高,枝干粗如擀面杖,通体紫红,连籽实和不多的叶片也呈紫红色,望上去犹如一团燃烧的火。这是灰灰菜吗?咋长得那么高那么大?这样的藜是可以做拐杖的。看来,古人诚不我欺。我不觉为自己先前的怀疑而赧然。

灰灰菜还可做羹汤,昔人想必是常吃这种食物。要不,古书中怎会有“藜藿之羹,贤贤所甘”的记载。我虽非贤者,但我也很喜欢喝藜羹、吃灰灰菜。

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顺境登山,逆境临水 (4)

○ 墨耘

于是一行人来到湖边歇歇脚,欣赏一下这个登山时因赶路而忽视的好所在。从潭里看山的倒影,峰岭层叠,林木苍翠,瀑布如银练垂悬其间,一切都如此和谐安详。山还是那座山,只因换了角度,便有了动和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象。一首小诗顺口而出:

临溪独坐

水静涵天意,云闲似我心。

坐看斜阳远,微闻暮鼓奇。

潭边小憩坐下闲谈时,朋友抛出一句“顺境登山,逆境临水”,细品之,何尝不是“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”另外一个角度的解读?

“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”,山是仁者的

市井微光

○ 星子

肉,是一家开了多年的老店。我心绪杂乱,本不想动,却被他半拖半拽地带了去。

从前吃水盆羊肉,我必定先剥两瓣糖蒜大口嚼了,用辛辣压住所谓的膻味,羊汤往往喝不了几口便搁在一旁。那天坐下,我没急着动筷子,先试着小口抿了抿清汤。汤汁清鲜温润,顺着喉咙下去,胃里慢慢暖起来,羊肉醇厚的香气才一点点在嘴里散开。不是冲鼻的膻,是带着点甜意的肉香。

一碗喝尽,才发现桌上的糖蒜大半剩着。爱人笑问我今天怎么戒了蒜,我摇摇头,把碗底最后一点汤喝完。原来不是羊肉不好,是以前吃得太急,光顾着遮盖,反而错过了本来的味道。抛开杂念,专心守住眼前这一刻,一碗朴素的汤,竟也能把连日的焦躁慢慢熨平。

是带着一种北地特

有的雄浑、豁达与从容。

城池,是长安

人抵御炎威的第一

重铠甲。当夕阳终于敛去最后一道刺目

的金芒,白昼的焦躁开始退潮。城墙根下,便成了这座城市的清凉秘境。那历经风雨剥蚀的巨型青砖,仿佛有着自己的呼吸,在白日子里吸纳了烈阳的毒焰,却在夜幕降临时,反刍出一种幽深、古旧的凉意。老西安人扛着竹躺椅、摇着大蒲扇,聚在城门洞里。穿堂风夹杂着隐隐的泥土腥气与历史的霉味呼啸而过,那是汉唐的遗风,是史书里吹出的浩然长风,瞬间涤荡了肌骨间的黏腻。

若说城墙的阴凉是空间上的庇

护,那么寻访山野,则是长安人在精神

上对酷暑的突围。

终南山色,在夏日的烟岚中更显

苍翠深邃。太乙近天都,连山到海隅。

大暑时节的终南,不似城中那般溽热

难当,而是被丰沛的雨水洗刷得青翠

节交大暑,天地如炉。

日光倾泻在八百里秦川的黄土地上,仿佛要将这千年的土层重新煅烧一遍。古老的城墙青砖吐纳着灼热的气息,护城河的水面泛起细碎而刺目的鳞光。此时的长安,褪去了春日里的轻装肥马、浅唱低吟,被一种壮烈且浩荡的暑气所包裹。热浪扭曲了视线,钟鼓楼的飞檐在氤氲的暑气中显得影影绰绰,连高枝上的玄蝉,也只能在正午的死寂中,发出嘶哑而断续的鸣叫。

大暑,在二十四节气中阳气至盛之极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有云:“暑,热也,就热之中分为大小,月初为小,月中为大,今则热气犹大也。”此时节,腐草为萤,土润溽暑,大雨时行。天地间仿佛被灌注了黏稠的琥珀,万物都在这沸腾的熔炉中屏息敛神,静待一场涅槃。

这座盘踞在渭水之滨的帝都,历经十三朝的烽火与繁华,早已将应对岁月寒暑的智慧,沉淀于一砖一瓦、一饭一粥之中。长安人的消夏,不似江南水乡那般倚赖画舫疏雨、碧藕香风,而

洒金桥、大皮

院的深处,藏着长

安城的夏日魂魄。

当夜幕如厚重的玄

色丝绒般笼罩古

城,坊间的小吃摊便如繁星般亮起。一

盆盆火镇的醪糟,汤色乳白,浮着点点

桂花黄,一勺入口,酒香与甜意在唇齿

间炸开,沁人心脾;那切得细细的凉皮,被红艳艳的油泼辣子、捣碎的蒜泥

和浓郁的芝麻酱裹挟,拌上几根脆生生的黄豆芽,哧溜吸进嘴里,酸、辣、

香、凉交织,瞬间逼出额头的一层薄汗,却又在微风的吹拂下化作通体的

舒泰。更有那用深井凉水拔过的冰镇西瓜,一刀切开,沙瓤的瓜肉透着隐隐

的霜气,这是独属于北方的粗犷与甘

甜。还有那装在粗瓷大碗里的蜂蜜凉

粽,淋上玫瑰酱与桂花蜜,黏糯与冰凉

在舌尖缠绵。这些食物,没有钟鸣鼎食

的气派,却有着抚慰苍生的力量。在热

浪滚滚的夏夜,在这一口口辛辣与冰

凉的交错中,长安人将炎夏的苦闷咀

嚼吞咽,化作对生活的无尽热忱。

白居易有诗云:“何以消烦暑,端

居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

热散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。”这不仅是

乐天居士的处世哲学,亦暗合了长安

城的精神底色。

长安的大暑,极热,亦极美。它是

生命力最磅礴的喷发,是万物拔节生

长的最强音。在这座城市里,消暑从来

不是消极的逃避,而是一种与天地节

律同频共振的智慧。城池的厚重、山

川的幽远、市井的鲜活,共同织就了

一张抵御炎夏的大网。在这张网里,长

安人保持着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

变的从容。他们深知,大暑已至,立

秋便不远了。物极必反,盛极必衰,

这是天道,亦是人生的隐喻。

长安何以消烦暑?在城,在山,在

食,更在心。心远地自偏,心静自然

凉。这千年的古都,早已在岁月的淬

炼中,修得了一颗清凉剔透的心,任

凭外界烈焰滔天,我自岿然不动,静

待下一场秋风起,落叶满长安。